



6.

結論——純粹的美感追求

沈哲哉彩繪曼妙身體的純粹美感，透過大自然刻畫歲月的痕跡，洞悉燦爛花卉的神秘生命，一切的純粹性都隱藏在經由他提煉的色彩當中。歲月痕跡的生命有限性，沈哲哉以其極致的淋漓，揮灑他對於璀璨生命的點滴感受。沈哲哉筆下的臺南景物、世界風景的采風，將永遠紀錄著20世紀與21世紀初期臺南美術的浪漫色彩與歲月痕跡。

他的美術表現一直有條不紊地深化發展，不管外面世界如何轉變，自己依然篤定地走自己的道路；不論外在世界流行著何種理念，感動他的永遠是大自然風光、人體、花卉的題材，美感無須過多陳義過高的理念，發自內在喜悅的衝動才是最根源的存在，沈哲哉的藝術是一種純粹美感的追求歷程。



【本頁圖】
2001年，沈哲哉攝於畫室。

【左頁圖】
沈哲哉，〈持扇的桃色少女〉（局部），
油彩、畫布，46×38cm，
臺南市美術館典藏。

[右頁左上圖]

沈哲哉，〈裸女與百合花〉，
油彩、畫布，45.5×38cm，
1995。

[右頁左下圖]

沈哲哉，〈C小姐〉，
油彩、畫布，72.5×60.5cm，
1968。

[右頁右上圖]

沈哲哉，〈梳妝〉，
油彩、畫布，45.5×38cm，
1999。

[右頁右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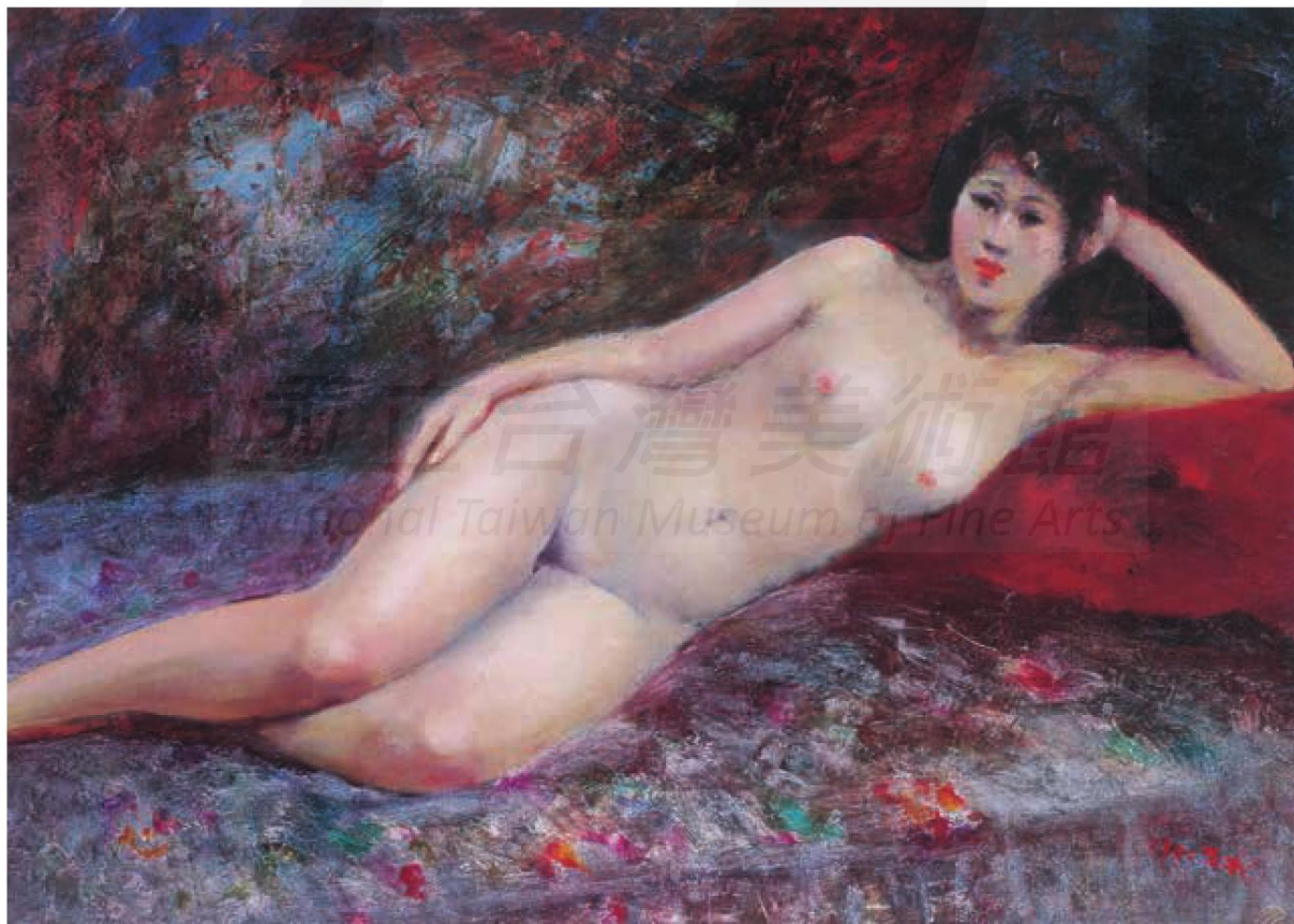
沈哲哉，〈少女〉，
油彩，45.5×33cm，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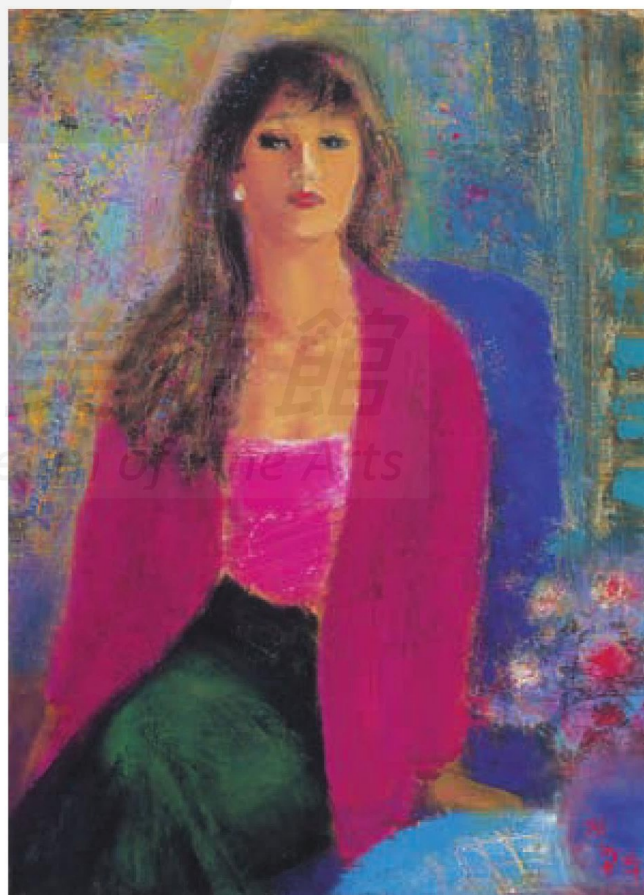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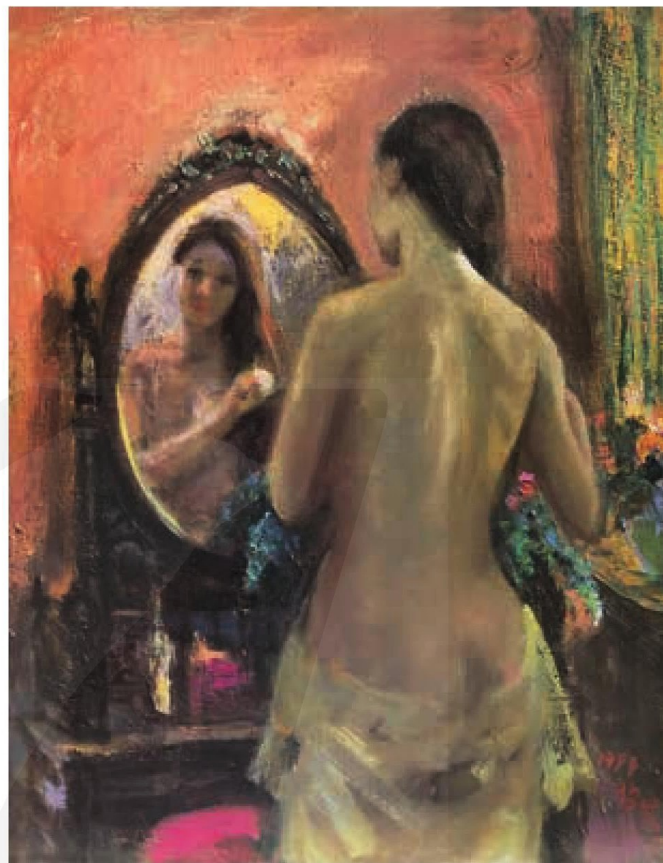
沈哲哉，〈裸〉，油彩，
72.5×100cm，1980。

身體造形的唯美追求

在臺灣前輩畫家當中，少有以人體畫見長的畫家，沈哲哉是少數一位。他在人體世界當中找尋到軀體美感。古典主義的均衡、比例依然是他對人體的最高要求。他的筆下只有女性，僅有維納斯的陰性而柔美的軀體，沒有陽剛的希臘世界的少年。婉約、節制、柔和、神祕與靜謐，古典的情懷與神祕的近代美感可說是沈哲哉對於女性軀體的最佳詮釋，若進一步說，則是他對出自古代精神的美神的絕對皈依。

沈哲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終其一生，恪守人體美感的追求，追求什麼呢？那就是在無數軀體的肉體扭動、姿態動作、神情內涵，以及氛圍的營造當中，探索一種人的向度，特別是他一生所追求的陰性軀體的美







感。

沈哲哉認為他畫的是幸福的女性。著衣、裸體、舞蹈、橫躺、坐姿、立姿、沉思、凝視，各類姿勢、各種神情，一一出現在他畫布上。即使到了晚年遷居國外，沈哲哉依然堅持聘用模特兒，藉由粉彩來掌握眼前的人物軀體、動作與神情。在人物表現逐漸不受重視，在具象繪畫僅只是畫壇流派一支，在東方文化當中欠缺人體美感的世界裡面，他依然獨樹一格。特別是在臺灣美術史的發展脈絡當中，人體的表現遠不如其他領域。但是，經過1970、1980年代的努力，沈哲哉建立了清晰明確的人物風格。

沈哲哉的女性肖像畫從早年著衣人物開始，從追求人物準確、光影出發，逐漸地進入個體女性的人格世界，最終達到深沉的理念存在。這些畫中人物大多以青春女性或者風華正茂的少婦為對象，在她們的肉體中散發出能量與活力，一種生命成長的美感。正如希臘美術所追求的人體美一般，並非追求男性的肉體美感，而是普遍性的人性美。沈哲哉的女性軀體從造型的對象出發，逐漸的進入探求對象內在那種尚未被世間塵俗所沾染的美感世界，正因為這樣，他的人物畫，總是在對象的美感中煥發出活力與朝氣。但是，在時間的長河當中，這位飽經戰亂、父母離異、文

化變動、家庭沉荷的樂觀畫家，不知不覺的在畫面上流露出那種對於青春無限憧憬，卻難以抵抗時間即將在他的女神們身上所奪取的青春，所以在散發出青春氣息的背後，依然流露出悠然愁思。沈哲哉畫中女性的迷人之處在此，這些愁思不只流露在臉上，同時也出現在燦爛繽紛的色彩當中。

自然歲月的滄桑描繪

沈哲哉對於風景的描繪，異於傳統風景畫以自然風光為主，許多是人文景觀，關於此點近似廖繼春、郭柏川兩位他所親炙的老師。在西洋風景繪畫當中，著重於從空氣感、光影與大自然的關係，構成特殊美感，巴比松畫派屬於這種美感的追求。只是，西洋風景畫那種充滿秩序感的人文景觀的表現，根源田園牧歌的人文精神。我們如果仔細分析沈哲哉風景主題，可以發現他以人文風光為主要表現對象，巷弄、廟宇、教堂、遺蹟、街景、咖啡廳、售票亭、城堡、港口等風光，異於女性軀體的神祕靜謐感，我們在他風景畫中更加容易感受到歲月痕跡，某種歷經滄桑卻又能抗拒歲月摧殘的宏偉感受。

西洋古典主義的繪畫傳統，譬如克勞德·洛漢（Claude Lorrain, 1602-1682）往往表現出對於古代文明的追述與感傷，畫面上出現古代的宏偉建築，或者是點綴著古代傳說故事的人物，使得觀賞上彷彿讓古代、現實存有與歲月摧折在瞬間進行歷史性邂逅。在沈哲哉畫面上，我們看到對於歲月消逝的追慕，給人對於飄逝過往的感傷，畫面上洋溢著時空交錯的迷離感。

這樣的感受在臺灣1970年代的鄉土運動當中似乎可以窺見，但是情調與深度卻不盡相同，這是因為沈哲哉生長在文物古蹟豐富的府城，他所描繪的景致乃是一種文化飄零而烙印在古老建築的史詩；而70年代的鄉土運動則是特意從被忽略的鄉村當中再次追尋被忽視的美感情調。

沈哲哉的作品洋溢著史詩般的濃烈鄉愁，還出自於他個人的人格

[左頁上圖]

沈哲哉在畫室中描繪模特兒。

[左頁下圖]

沈哲哉，〈繽紛少女〉，
油彩、畫布，61×50.5cm，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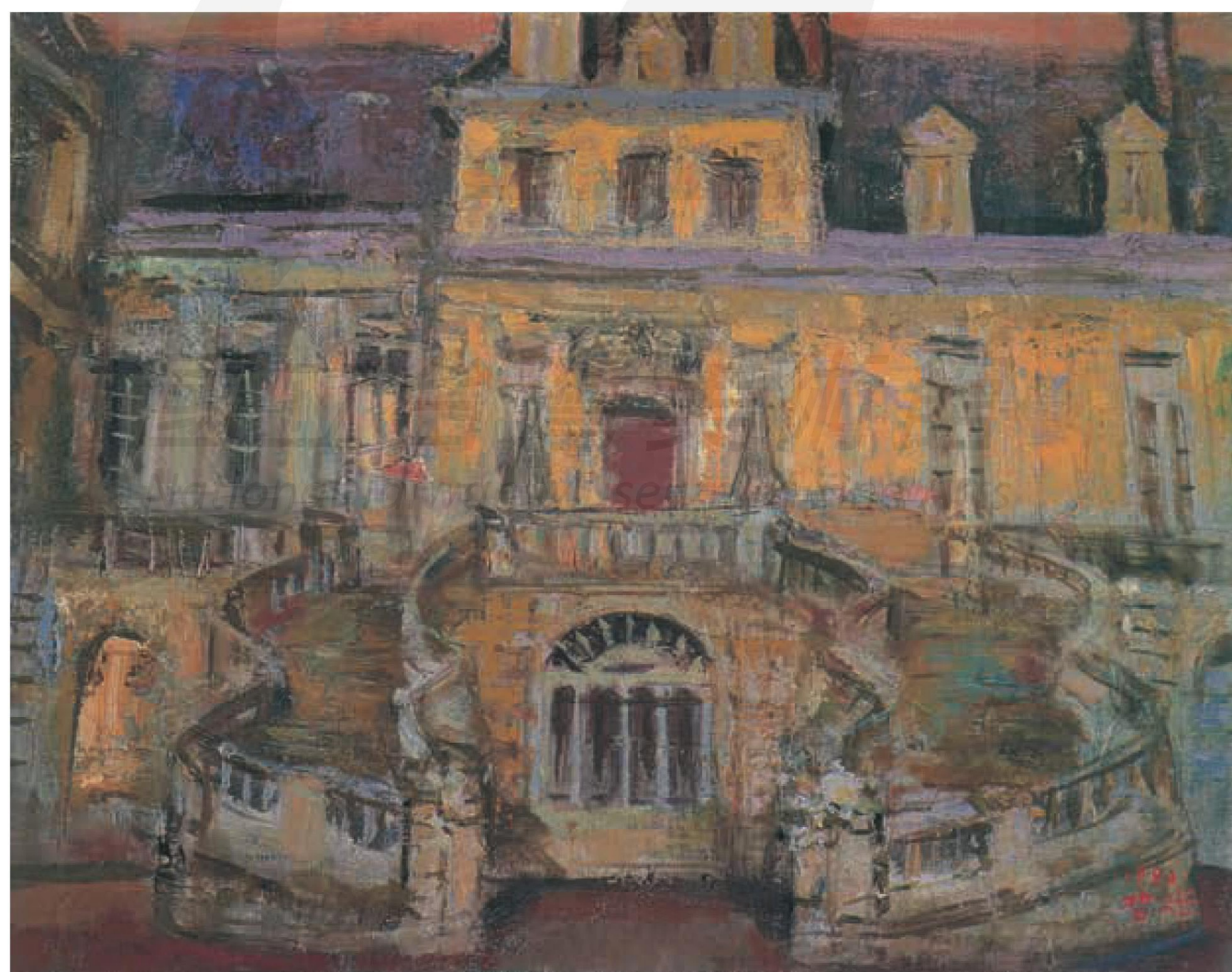
沈哲哉，〈巴黎咖啡屋〉，
油彩、畫布，45.5×53cm，
1981。

特質。他對於人文景觀的描繪，從1970年代開始主要出現的是歐洲風光，大多採用仰角透視手法，推高建築物的高度，使得歐洲建築物更加顯得宏偉巨大。〈教會〉（1981，p.60）、〈巴黎咖啡屋〉（1981）、〈巴黎咖啡屋〉（1984，p.123下圖）、〈教會〉（1986，p.67）、〈鳳凰花開的季節〉（1988）、〈巴黎廣場〉（1988，p.66）、〈臺南孔廟〉（1994，p.148上圖）等。

此外，則使用轉角或者將消逝點放在巷弄建築物之間，〈歐洲街景〉（1981，p.61）、〈威尼斯拱橋〉（1987，p.149上圖）、〈午後的海邊小徑〉（1994，p.149下圖）、〈淡水風景〉（1998，p.150下圖），或者是俯視的〈鹿兒島風景〉（p.150上圖）等，這些建築物常常在綻放著繽紛色彩的同時，流露出某種落寞的感傷之情，因此他被視為受到郁特里羅影響。只是，郁特里羅的建築物給人蒼涼的冰冷感，沈哲哉的人文景觀總會流淌出歲月的

〔右頁上圖〕
沈哲哉，〈鳳凰花開的季節〉，
油彩、畫布，24×33cm，
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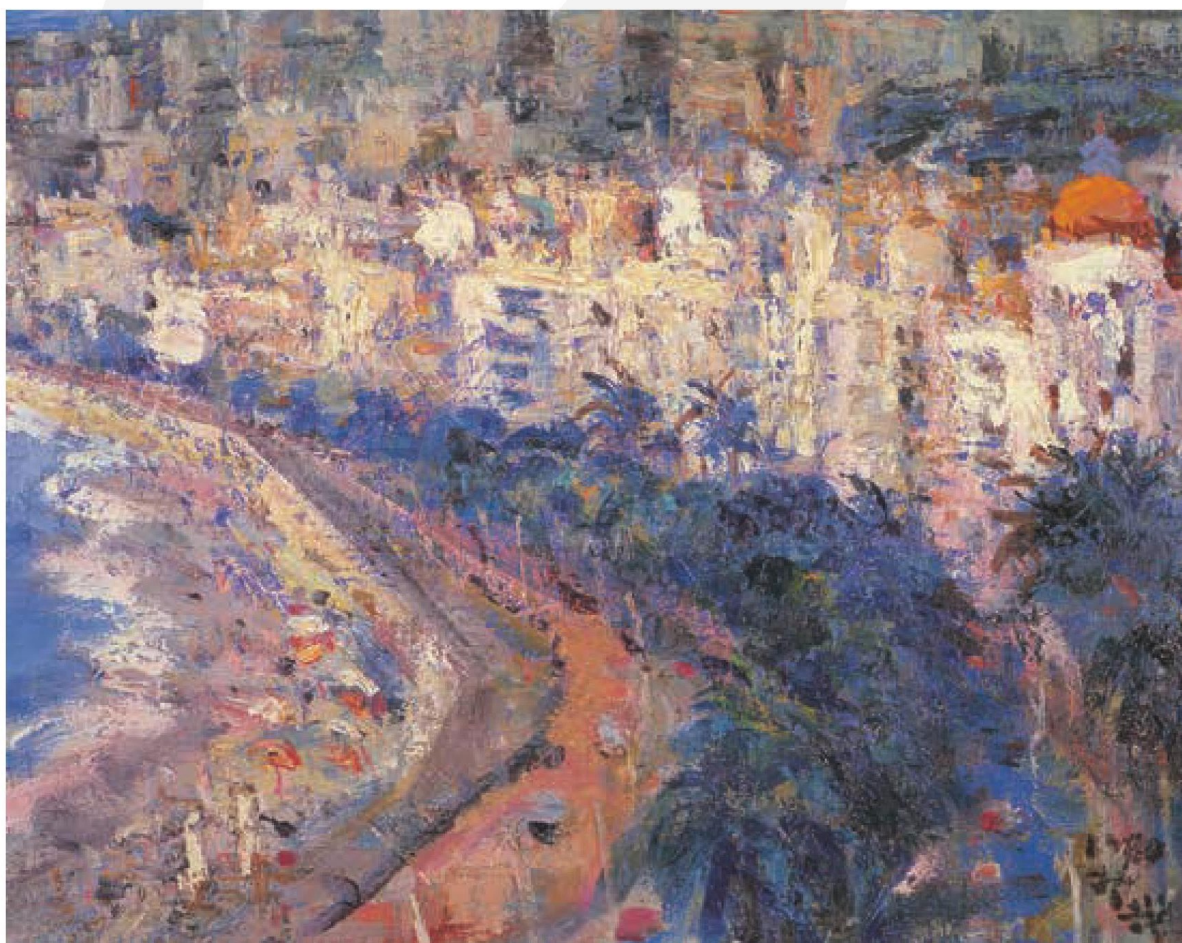
〔右頁下圖〕
沈哲哉，〈楓丹白露〉，
油彩，31.5×41cm，1992。



沈哲哉，
〈臺南孔廟〉，
油彩、畫布，
38×45.5cm，
1994。



沈哲哉，
〈尼斯海岸〉，
油彩、畫布，
41×31.5cm，
1984。





沈哲哉，
《威尼斯拱橋》，
油彩，
38×45.5cm，
1987。



沈哲哉，
《午後的海邊小徑》，
油彩、畫布，
72.5×91cm，
1994。



必然消逝感與對存在本質的追索之情。

沈哲哉屬於上個世代傳統的繼承者。他繼承了畫家對於美感的追求之外，往往在不知不覺當中流露出個人對於外在世界的歷史感，這種歷史感如同英國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一般，對於古典遺蹟的興亡之感，不只如此，沈哲哉的風景畫還融入對於當下存有的追往之情。他採取如同詩人的情懷來觀看眼前的人文景觀，從對於西洋文明的讚嘆到對於臺灣各地人文景觀的描繪，畫面上總流淌出莫名的感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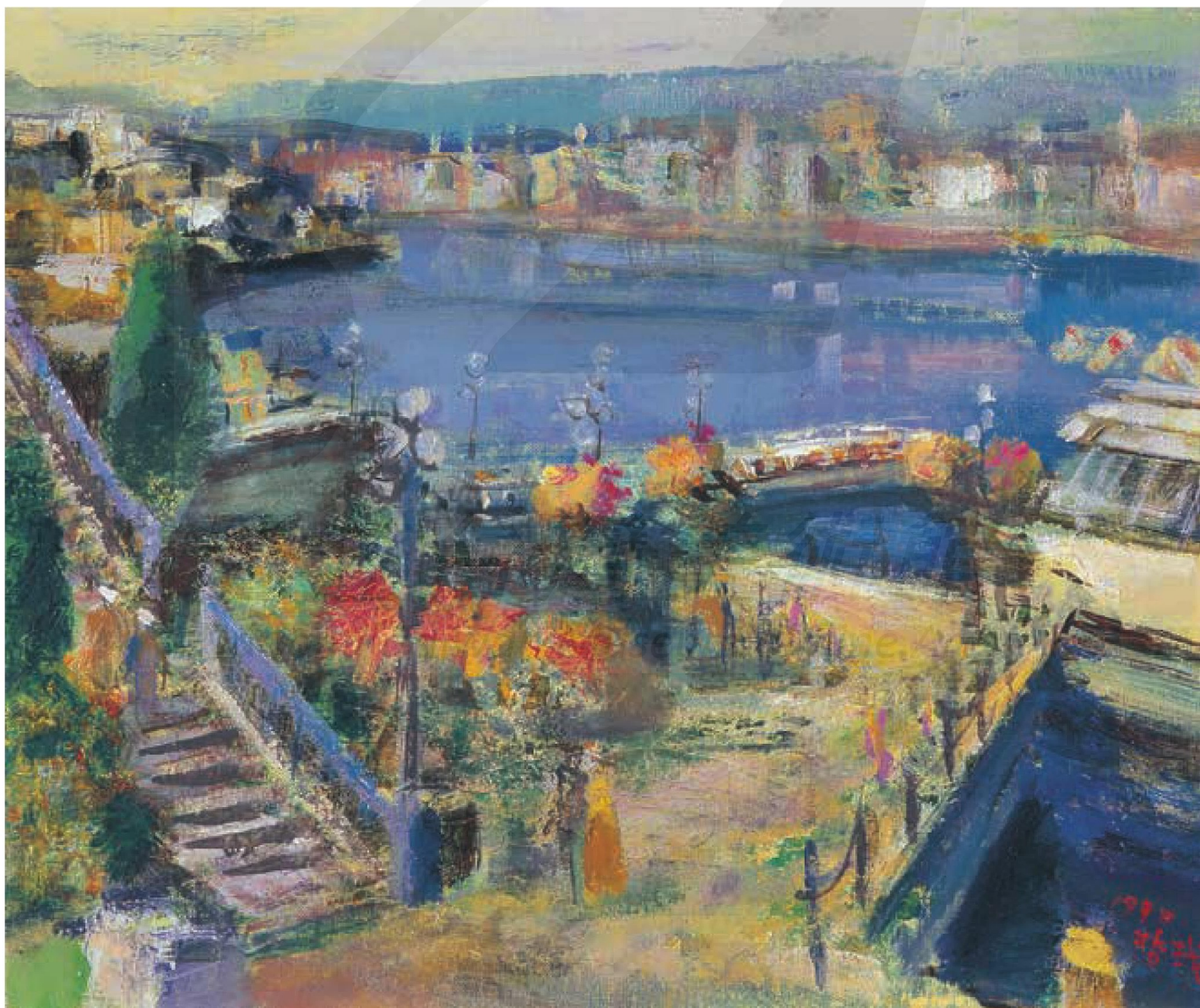
[左頁上圖]

沈哲哉，〈鹿兒島風景〉，
油彩、畫布，27.3×41cm，
1986。

[左頁下圖]

沈哲哉，〈淡水風景〉，
油彩、畫布，38×45.5cm，
1998。

沈哲哉，〈港邊〉，
油彩、畫布，38×45.5cm，
1990。





〔左圖〕
沈哲哉，〈百合花〉，
油彩、畫布，53×45.5cm，
1973。



〔右圖〕
沈哲哉，〈藍色瓶花〉，
油彩、畫布，41×31.5cm，
1981。

瓶花世界的生命啟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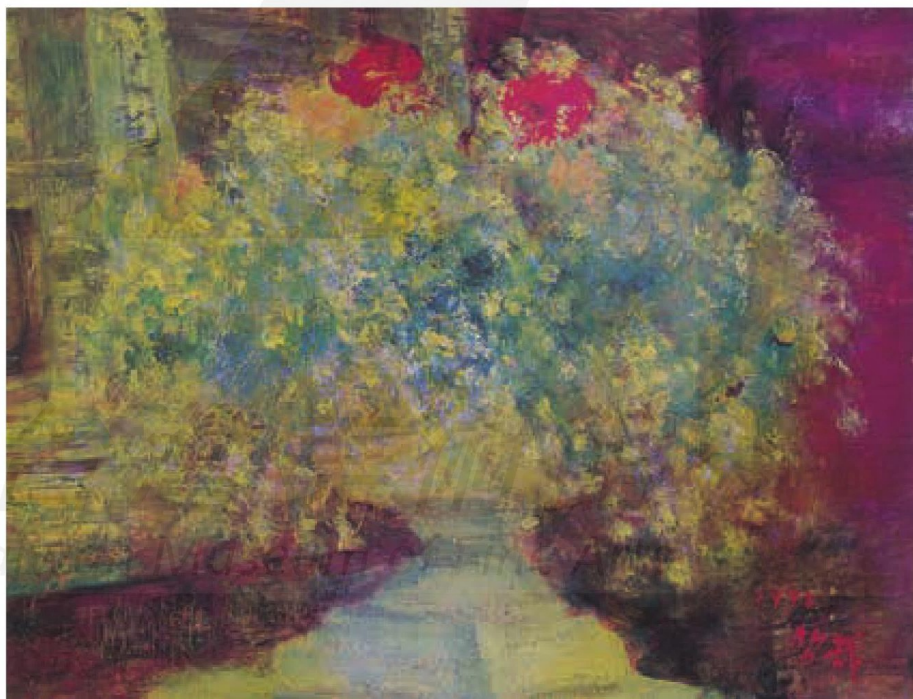
花卉在西洋美術當中出自於西洋的宗教寓意，蘊含著「生命有限」的象徵意義。花卉的盛放意味著生命的壯盛與豐滿，只是在繽紛燦爛的盛放當中存在著難以抗拒的必然的衰敗。

中國繪畫當中的花卉，有所謂「折枝花卉」，所謂梅、蘭、竹、菊四君子的人格隱喻，各種花卉都孕育著傳統人文精神的價值觀，譬如竹子意味著君子虛心、挺拔；相對於此，沈哲哉的花卉作品總是在給人燦爛繽紛、喜悅感受的同時，這樣的喜悅卻孕育著神祕的氣息。在他的花卉上沒有古典主義花卉當中的昆蟲，隱喻著生命的有限，或者是枯槁的花卉；當然19世紀近代花卉的靜物畫，更多是構圖與空間的捕捉。對於沈哲哉而言，古典主義的構圖已經被轉化成色彩的掌握與追尋。

神祕色彩的瓶花是沈哲哉的色彩舞臺。因為相較於其他題材的構

造掌握，他在瓶花的作品當中時常流露出自己對於色彩的敏銳感受，〈花〉（1961，p.130）當中已經很明確地藉由厚塗形塑畫面的肌理，如同夏卡爾的夢幻色彩流露在畫面上；〈百合花〉（1973）已經將造型自由地抹去，在寶藍色彩與白色之間放射出繽紛的色彩世界；〈大花〉（1975）近似抽象的存在；〈花〉（1979，p.119左圖）是色彩之間的對話關係；〈秋天的花〉（1980，p.118上圖）則變成一種意象的抒情；〈藍色瓶花〉（1981）回到空間與色彩的均衡感的探索，1980年代晚期的花卉已經在色彩背後滿塗無盡的時間與空間的緊密關係。

在臺灣美術史上，郭柏川的花卉具有野獸派特質的同時，輕巧而明確的對象掌握，給人異質的精神特質，屬於強烈個性的簡明筆調。相對於此，沈哲哉的花卉更多是從廖繼春的後印象派出發，從厚重的筆調開始，邁向從色彩表現當中，追求抒情的個人感受。無疑地，在臺灣美術史上沈哲哉的瓶花獨樹一格，他在充滿喜悅的色彩遊戲中，試圖找出某種色彩的能量，提煉出神祕的精神色彩。



【上圖】
沈哲哉，〈大花〉，
油彩、畫布，38×45.5cm，
1975。

【下圖】
沈哲哉，〈滿天星〉，
油彩，31.5×41cm，1992。



[左圖]

2012年，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出版《沈爺爺的彩筆人生》，用童趣的插圖與平易近人的文字介紹沈哲哉的一生。

[右圖]

沈哲哉，〈花〉，油彩、畫布，33×24cm，1987。



跨越世紀的風格繼承與創新

沈哲哉從懵懵懂懂的少年郎開始執起畫筆，經歷將近八十年的歲月，足跨兩個世紀，沈哲哉獲得最後一屆府展入選，當時他才十八歲，受到廖繼春的啟發。經歷戰亂，他重新回到畫壇逐步出發。

臺灣在1940年代太平洋戰爭前後，開始進入動盪的時期，1945年日本投降，國府接收臺灣，睽違五十年的中原漢文化，再次隨著國府來臺的失敗主義大量輸入臺灣。但是，臺灣人並沒有因此鬆一口氣，正如同鍾理和小說裡面描繪的臺灣人形象。臺灣人被國府視為被日本文化奴化的次等公民，族群問題壓抑，內心充滿不安；加上國共內戰，臺灣物資輸往大陸，經濟陷入極度貧乏狀態。

1948年郭柏川從北平歸來，1952年沈哲哉跟隨郭柏川學畫，招呼同



2009年，沈哲哉（右3）出席第57屆南美展開幕。



2002年，沈哲哉（中）出席「沈哲哉七十五回顧展」開幕，與時任臺南縣長許添財（右2）、老友李福登（左2）、郭國銓（右1）等一同剪綵。



沈哲哉與家人合影於七十五回顧展展覽現場。



伴響應郭柏川號召，隔年發起臺南美術研究會。經歷數十年的努力，沈哲哉逐漸將廖繼春的色彩表現力與郭柏川的堅實造型語彙融合，特別是1970年代到1980年代之間，他的作品步入融會兩者風格的階段。有時展現出堅實的造型性，有時浮現出燦爛繽紛的色彩，逐步地這種兩極之間的擺動，在1980年代中葉之後融會成屬於自己的風格。他的夢幻的浪漫風格，有夏卡爾的夢幻性，也有郁特里羅的憂鬱，同時也寓含著波納爾的寧靜感。

對於沈哲哉而言，西洋繪畫史的吸收，或者臺灣前輩畫家風格的繼承，最終必須轉化為與自己情性相符合的繪畫語言。不論西方或者東方的畫家作品皆具豐富的繪畫內涵，但是，繪畫乃是自己真誠感受與自己語言的流露。

沈哲哉可以說是臺南前輩畫家最後數位彩繪府展精彩結尾的畫家，只是那時他才十八歲。在藝術憧憬中邁開步伐，以自己對藝術的熱愛，繼承當

時的美術成就，透過自己不斷努力與追求，跨越一個世紀，即使到晚年依然孜孜不倦地創作。2017年9月27日，沈哲哉去世於東京都八王子市，在他女兒懷中安詳辭世，享耆壽九十二歲。長年與他相交甚篤的資深畫家陳輝東認為沈哲哉是「藝術家的藝術家」，意味著他不只創作卓越，堪稱美術大家，現實生活也浪漫多彩，過著藝術般的人生。同年10月15日，創價學會臺北至善廳舉行「曼妙·多彩·沈哲哉」畫展開幕儀式。他的摯友何肇衢在開幕致詞中，推崇沈哲哉為「臺灣三大畫家之一」。

沈哲哉生性樂觀，厚愛晚輩，培育不少臺灣畫家，開枝散葉，遍布各地。他生性放達，飲酒、歌唱是他的最愛。飲酒把他帶到自由自在的情感世界，讓他暢所欲言；歌唱則透過他人轉譯出自己的情感，由他人來道出自己所不能道的深沉情感。在現實束縛中做一個灑脫的人，繪畫成為他一生心所嚮往的世界。



[上圖]

2019年1月，臺南市美術館開館展設立「南薰藝韻」專室，展出沈哲哉及陳澄波、許武勇、郭柏川四人之作品。

[下圖]

臺南市美術館開館展「南薰藝韻」專室，沈哲哉東京畫室複製一景。

參考資料

- Claude Wiat, Alain Buquet, Jena-Pierre Thiollet, Jacques Birr, Catherine Banlin-Lacroix, Joseph Foret, *Utrillo, sa vie, son oeuvre* (Utrillo, his life, his works), Editions Frédéric Birr, Paris, 1982.
- 臺灣創價學會文化總局編輯處，《曼妙多彩：沈哲哉的繪畫世界》，臺北：創價文化基金會，2017。
- 洪志榮，《沈哲哉七十五回顧展》，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2002。
- 河田明久監修，《画家と戦争：日本美術史の空白》，東京：平凡社，2014。
- 郭宗正，《師生緣·父子情》，臺南：郭綜合醫院，2013。
- 翁錫麟，《沈哲哉的藝術思維與作品特色之研究》，新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2014。
- 蕭瓊瑞，《臺灣美術展80年（1927-2006）》，臺中：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2009。
- 劉文三，〈舞動色彩魅力的幻想意象——沈哲哉風格的畫質〉，出版項未詳。

■ 感謝：本書承蒙沈秀真女士授權圖片，以及陳輝東、潘元石、楊明忠、曾瀞宜等人協助，特此致謝。

[左頁上二圖]

2010年，沈哲哉獲頒「臺南市榮譽市民」。

[左頁中國]

定居東京後，每年冬天沈哲哉還是會固定返臺與好友聚會。攝於沈哲哉（左1）與朋友的音樂欣賞會，彈琴者為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

[左頁下圖]

飲酒是沈哲哉的生活樂事，繪畫構築起他的生命世界。